

书林漫步

黄岳渊与《花经》

◎景云

刻曲灌叟黄岳渊,为沪上知名园艺专家,成名已久。女作家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,还是靠着她母亲是黄氏本家,得其一纸推荐信,才走入名作家周瘦鹃家门,随后《第一炉香》《第二炉香》刊载《紫罗兰》杂志。

1942年,黄氏以其三十年种花经验,写成一部《花经》,请郑逸梅为他作文字上的修润,曾将上编油印成册,遍赠友朋。故《上海园林志》称此书“民国三十一年初稿完成,但因战乱,延至1949年才出版”,与事实稍有出入。

上海图书馆有幸藏有1942年《花经》上编油印本,仅一百五十多页。前有周瘦鹃序,自称为此书命名者,并与郑逸梅“分任校订”。郑逸梅序则称此书“洋洋数十万言,晨钞瞑写,历寒暑不辍”,比诸《花镜》内容更翔实,“所述培植法,皆新颖而合于科学”。后又有作者《自叙》,详述一己身世,郑逸梅《园艺权威黄岳渊》一文,多取材自此《叙》。

本书无版权页,书末印有作者启事,介绍称:

《花经》一书,分上下两编,上编为通论,约四万余言,对于花木一般之栽培,详加说明;下编为各论,计十五万余言,则将一切花木分门别类而详述之。予本意拟将上下两编,同付油印,供之同好,詎纸价飞涨,出人意表,兹为节省物力起见只得先将上编付之油印,一俟纸价稍廉,再行排印,务乞诸君子鉴谅为幸。

有意思的是,上图该书为原蒋维乔藏本。理由是书后附有著者一页手写留言:

竹庄先生大鉴:上月在钱第话别以来,思慕之殷,无刻或歇,比维近状佳胜为慰。今特奉上拙著《花经》一册,藉以就正有道,务愿惠赐题序,俾他日契铅成书,足增光宠。无任盼切,感祷之至。专此奉恳,敬请秋安。

署款:“农黄岳渊顿首,三十一、九”。

1949年4月,《花经》正式由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出版,为“新纪元学术丛书”园艺类编,精装一厚册,达七百余页,插图近百页。前有多人题识,再有沈恩孚、蒋维乔序,并江、潘、甘、郑、袁、周、王、钱、俞等人序言,再加之前的郑、周二序。可谓备极隆宠。

蒋序除称许本书“视昔人所著《花镜》《茶经》,殆不可同日语”,又提及考皇帝一事,回忆自己七八岁时,亦有相类之事,颇有兴味:“尝问吾父:读书应试有何用?父曰:初试得秀才,秀才虽小,宰相根苗,位高可至宰相;余曰:宰相之上何人?父曰:天子;余曰:然则何勿为天子?父曰:天子是受天命者,小子何得妄语?余默然。岳渊为父贬作牧童,因得成园艺专家;余未为父贬,终成一空谈之文人。”

上图所藏亦为黄岳渊签赠蒋维乔的,扉页题着:“维乔先生惠存”,十分珍贵。

书边杂写

陈寅恪 手写本之误

◎闰笑

1944年5月19日,徐旭生读毕了194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并在日记之内写下了读后感,“近日关于历史著作,精考据者多琐细,注意纲领者多肤阔,能兼者极少。且考据方面,喜博者或不精,致精者或未博,能兼者亦难。寅恪此书,考据既精且博,并能独见其大,近日行家均称其在现代历史家中,应坐第一把交椅,洵非浪誉”。不过,据蒋天枢转述陈寅恪语,“此书之出版,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”。草稿尚且如此动人,则其定稿谅必更佳妙了。可惜的是,“原在香港手写清稿,则寄沪遗失矣”。

四十余年以后,那份清稿重现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,题为《唐代政治史略稿》(手写本)。虽然经蒋天枢验定,“清写稿系定稿”,其中未必不无一二脱谬之处,如引《新唐书·宗室世系表》“次曰太祖,次乞豆”,手写本却误乙,且误“豆”为“头”;又引“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”一语,排印本注出自《通鉴》贰肆陆,手写本脱“陆”字;又引“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”各句,手写本标记为“同书同卷宪宗以下诸子传论”,所谓同书同卷,据其上文,乃指“《新唐书》捌贰”,不如排印本作“《旧唐书》壹柒伍”之为确也。然而此类小疵毕竟并不屡见,更多的是,“一字之去留,一笔画之差错,一语之补充,及行款形式之改正,无不精心酌度,悉予订正”,是以三联书店据手写本对再版本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“个别词句作了变动”。其殊胜处,徐旭生已不及见矣。

陈寅恪的女公子流求等人回忆,“《唐代政治史略稿》手写本,即由父母二人当年在香港共同誊写完成。这部誊抄稿,前部分多由母亲抄录,后部分基本为父亲手书”。当时的陈寅恪右眼已盲,左眼亦病,况复时艰孔亟,且一丝不苟地抄稿,绝少舛误。陈寅恪之动人,未必不在学问以外。

书评书话



《灰姑娘》

插图选(3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教母(仙女)用魔杖指了指大南瓜。



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
[美]托马斯·内格尔 著
中信出版社

内格尔始终捍卫道德真理的现实主义解释,并抵制将伦理学纳入心理学和进化理论的简化尝试。他还捍卫道德内容的多元概念与功利主义相对立,其中包括义务论的要素,如权利和特殊责任。现实主义的观点也反映了他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。

国王的身體
[法]皮埃尔·米雄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家以精雕细琢的风格,对文学以及在文学中留下印记的伟大作家进行了精妙的思考。为塞缪尔·福楼拜、芒格里、福克纳和雨果,描绘了五幅非典型肖像。并用自传的写法,讲述了诗在他生命中的作用。



布尔乔亚:在历史与文学之间
[意]弗朗哥·莫莱蒂 著
中信出版社

布尔乔亚是随着现代社会兴起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,也体现着一种文化、格调和趣味,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历史进程,而且也为欧美文学留下了独特的韵律与节奏。本书剖析了布尔乔亚衰弱背后的结构性矛盾。

光明时代
[美]马修·加布里埃莱/戴维·M.佩里 著
九州出版社

两位作者采取了话题讨论的开放式写法,本书指出,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为现实政治服务,遮蔽了中世纪的真实面目,实际上中世纪是物质和精神不断流动、各种美丽和恐怖并存的“光明时代”。

锺叔河的《蛛窗述闻》

◎陆凌厚

任理兄从长沙寄来花城出版社新出的《蛛窗述闻》,称此前去拜访锺叔河先生,提到我,说是“认识”。“认识”两字恐非原话,应是“知道”吧。

十余年前,曾奉寄拙著,获回赠《念楼序跋》一部。该书自序中就录有《蛛窗述闻》弁言。那时,我便得知锺先生十五岁时写过一册文言笔记。后来海豚出版社全本影印,限量发行,一直无缘见到。这次是新编校点本加原稿本,由锺先生亲自审定,

并采用前后双封面的特别设计。前封面左翻,是排印的校点本,字大行疏;后封面右翻,是影印的原稿本,图像清晰。一册在手,真是赏心悦目。

此书另外有两处亮点。一是锺先生对少作略有修订,改正了笔误,个别地方也有增删润色。凡改动之处,排印本都一一做了注释。与原稿对照,可见作者在文字方面的考究。一是正文之后的附录,考证原稿本上的一些细节,还提供了当年的报刊资

料。特别是关于周仲评被枪决的报道,与原作“周神仙”一篇参见,颇能增添阅读趣味。

附录中还影印了锺先生四十九岁时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版权页上的题诗和跋语。原来,平反复出之初,他便忆及这册少作:“四十年来,饱尝忧患,欲求作文如《蛛窗述闻》时恐亦不可得……”又过了四十多年,《蛛窗述闻》能以如此面貌问世,结果堪称圆满。